

我独行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



我独行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下

PDG

二十八 贴身搏斗

绛宫魔女算是第二次栽在姜秋华手下了。

这一次似乎栽得更惨，栽得更彻底，不可能有丘星河救她了。

身后，接引天师五个人已到了身后。

事故重演，只不过这次接引天师取代了四海妖神，同样地前后一堵，瓮中捉鳖，情势比上一次更恶劣。

“这次我一定杀掉你！”姜秋华威风地大叫。

“从民宅脱身！”她当机立断，向侍女低喝，前冲的快速身影，以更快的速度折向，轰然大震中，她踹倒了一座林舍的院门。

两侍女随后跟入，但走在最后的侍女，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摔倒在门内，右背肋，一把新月刀斜贯前后，几乎割断了腰脊。

利用房舍脱身，追的人死的机会增多三倍。

像绛宫魔女这种人，敢冒险追她的人少之又少。

接引天师不敢追，而且阻止同伴追入。

“咦？你们九华山庄的人，怎么还在这里？”接引天师大

感意外，上前与姜秋华打交道：“你们不是往南走了好几天了吗？”

“部份人转回来了。”姜秋华与接引天师一些从开封赶来的人见过面，不算陌生：“我姜家的人，通常很少与九华山庄的人一同行动。道长怎么还留在这里？”

“贫道来寻找陈客卿，来晚了，总算知道他昨晚的遭遇，正打算离开呢！姜姑娘可知道昨晚这里所发生的变故？陈客卿栽到家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碰上他两个走散的人，据说陈客卿遗下重要的人质，藏在某一家的地窖内，来不及带走。我带了人匆匆赶来，希望能把人质带走。”姜秋华说出来意：“据那两人说，他俩不知道人质藏在何处，又说，人质本来是要交给梁少庄主的，所以我来把人带走。”

“这里也留下两个重伤垂危的人，他们也不知道人质的底细，只知是从绛宫魔女方面送来的人质。目下没有陈客卿知道底细的人指引，你怎能将人找到？”

“这一带的村落，几乎每一家人都有地窖和地屋，怎么找？”血手灵官说：“姜姑娘，还是等陈客卿回来再说吧！咱们不能在此地久留，你知道黑白两道的混蛋们，昨晚改变态度大举蠢动的事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姜秋华既然碰上了妙笔生花的人，当然知道情势演变的情形：“我带了很多人来，分头逐屋搜查，相信必能很快地找到人质。不论是白道或黑道的人，他们最好不要向我发动袭击，不然，哼！”

“贫道不能助你搜寻，必须返回府城向舒老前辈禀报，你

们辛苦些，再见！”

“诸位请便。”姜秋华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前辈，执礼并不怎么恭敬，领了随从重新出集，召集她的人，而且有受伤的人需要照顾。

好在绛宫魔女的人无意拼死，双方都有人负了伤，没有尸体留下。主人不在，魔女的人没有决死的勇气，一看情势不利，一接触便一哄而散了。



接引天师五个人的坐骑，系在集场贩卖牲口的露天棚圈、附近老槐树下，没派有看守的人，四周静悄悄鬼影俱无，当然没有人敢动他们的坐骑。

绛宫魔女已经狼狈遁走了，他们的戒心风消云散，不再机警地留意附近的动静，走在一起一面交谈，走向系了坐骑的一行槐树下。

“难道真没有人知道这个神秘蒙面人的来历？”百步追魂一面走，一面向右侧并肩而行的血手灵官问：“这次两度现身，咱们这些三山五岳的老江湖，居然毫无所知，委实令人难以置信。你说，会不会是陈客卿另有妙计，故意制造出这么一个人来，以掩饰他的失败？”

“当然有此可能。”血手灵官苦笑：“但是，受重伤碎钱片在腹的两个人，说得活龙活现，千真万确，而且，他们受伤可不是假的吧？”

两人的坐骑，拴在同一株槐树下，左侧另一株树下，拴

着接引天师的坐骑。

谈说间，两人到了坐骑旁。

“如果真有其人，这家伙未免太阴毒太可怕了。”百步追魂一面解缰绳一面说，目光却有意无意扫过左侧的树下：“制钱入体爆碎，内腑一团糟，铁打的人也支撑不住……咦？接引天师怎么睡在坐骑下面？他想做什么？”

接引天师应该解缰绳，该准备上马下令动身的，但却直挺挺地躺在马的前蹄旁。

相距不足三丈，看得真切，接引天师的确睡相十足，而且睡得很熟，口角还在流涎呢！

上了年纪的人，睡觉口角流涎平常得很。

“天师，你怎么啦？”血手灵官大吃一惊，一跃而上俯身伸手拍打老道的脸颊：“醒一醒……嗯……”

没拍醒老道，血手灵官自己却倒在老道的身上，头一歪，也闭上眼睛睡着了。

两人的天灵盖，皆被从浓荫蔽日的树隙中，射下的问路小石所击中。

髻结阻挡不了小石的打击力道，反而消减着肉的声响，因此老道中石昏迷，三丈外的百步追魂与血手灵官，没听到任何异声。

只要稍有常识的人，也知道这两个人不是在睡觉。

“不好！”百步追魂大惊，第一个反应是右手拔剑，左手取出一把新月飞刀戒备，用目光搜索四周。

目光扫过最左的另一株槐树下，那株槐树也拴了两匹坐骑。

坐骑仍在，两个同伴也和老道一样，躺在马旁寂然如死，睡相同样不雅。

只消看第一眼，百步追魂便知道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

“什么人用诡计暗算？”他心虚地厉叫。

“我在你后面。”身后突然传来刺耳的嗓音。

他倏然转身，剑和刀蓄劲待发。

头刚转过，眼角余光看到有物以高速移动。

没有任何机会躲闪，噗的一声耳根便挨了一劈掌，劲道可怕，他只感到眼前一黑，便失去知觉。

现身的人是丘星河，不再用巾蒙面，他潜回鸿沟集，潜伏待机，耐心地等候变化。

“你们不识相，应该留下来，帮她们搜寻人质的。”丘星河逐一将昏死的人拖至树上藏匿，一面喃喃咕咕：“这是偷懒人的最轻惩罚，但命却保住了。”



姜秋华有三十余个人，分头搜查百余户宅院，进展不怎么顺利。每一户人家，都有许多房舍、仓房、马厩、牛棚、辘房……真有得忙了。

除了警戒的人以外，人分为五批，分五方逐户搜查，分配停当，一声令下，各就定位开始搜查。

她自己带了两位小侍女小芳、小芬，负责村集中心一带房舍，中心点是一座神祠，也是社学的塾馆。

三人刚刚踏入神祠前的广场，正打算先搜神祠，大开的

祠门，踱出剑插在腰带上的丘星河。

“喂！你们在找人吗？”他脸色有点不自然，但说话的口气仍有风趣。

在别的女人面前，他心无波澜，神态轻松自然，说话风趣，百无禁忌。

但一旦面对姜秋华，他就感到心潮汹涌，失去平时的风趣自然，有缚手缚脚放不开的感觉，甚至有手足无措言不由衷的现象发生。

姜秋华吃了一惊，也有点心中内疚。

“是你”她强镇定，暗地里默默行功戒备。

她的人都分散了，如果发信号紧急召集人手，丘星河很可能一走了之，就没有机会除去丘星河这个劲敌了。

但凭她们三个人的力量，成功的希望不大。

“是我，我妨碍了你吗？”丘星河向她接近：“不要把我放在心上，你办你的事。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，不会把自己的恩怨放在首要，见面就你刀我剑先算个一清二楚，你办完事我们再谈。”

“昨晚是你在这里大闹？”她不理睬丘星河的态度，提出她所担心的事。

如果击溃妙笔生花一群超等高手的神秘蒙面人，就是她难以对付的丘星河，那她自以为有五成胜算的机率，恐怕得重新估计了。

胜算不会超过三成，那种可击破内家精纯内功的可爆炸飞钱，至少可以除去她一半以上的人手。

“这里？这里有值得我大闹的事吗？”他故意装糊涂：“你

告诉我吧！我可以再闹一次呀！”

“昨晚你在何处？”

“在府城东北十五里十家湖村，几乎死在九州瘟神的瘟毒下。”他撒谎撒到底：“那个狗王八真该死，我要找他讨这一笔人命债。姜姑娘，你知道他的下落吗？”

她一点也不知道府城的变局，更不知道九州瘟神的下落。

“昨晚妙笔生花在这里。”她仍不死心，继续探口风。

“我并不急于找他。”丘星河也继续装糊涂：“你是来找他的？”

“不，找人。”

“找人？这样分散逐屋搜查，有用吗？”

“你少管！”

“我也懒得管呀！不过，我建议……”

“你有什么馊主意？”

“去找保正甲首，叫他派人鸣锣示众，要求每一户村民搜自己的房舍，有意隐瞒的人杀无赦，保证你很快就能把人搜出来。你这么聪明美丽，怎么做这种慢慢逐屋搜寻的蠢事？你没有足够的人手？”

“唔！很有道理，真值得一试。”姜秋华美丽的面庞，出现让丘星河心动的笑容，神情变化真快，而且控制自如：“哦！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”丘星河这次比往昔冷静了些了，不再被她的动人笑容所迷惑：“你来找人，我也是来找人呀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姜秋华的笑容更迷人了：“丘兄，你不善说谎，你瞧，你说谎的神情已经刻在脸上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我说谎了吗？”

“我最后所获的消息，是你已经被周府的人弄死了，那时你正和绛宫魔女有纠纷。就事论事，你该是跟踪魔女而来的，魔女已经被我逐走了，你找的人是她，你没有理由仍然留在这里妨碍我的事。”

“留下来对你有好处呀！正好让你有弄死我的机会。说实话，我不是跟踪绛宫魔女而来的。”

“是吗？不会是凑巧路过这里吧？”

“我是跟踪接引天师几个人来的。接引天师号称活神仙，具有未卜先知的神通，有驱神役鬼的无边法术，与你的道行相去不远，但他却不知被一大群人盯在后面，所以他的未卜先知是骗人的。”

“咦？一大群人跟踪他们？什么人？”姜秋华惊问，脸色一变。

如果真有一大群人跟踪接引天师，那就表示这一大群人早已隐伏在这附近了。

这一大群人既然以妖道为目标，自然也会将她当成目标一并歼除。

所谓一大群人，当然不是商庄主就是黑道群雄了。

“我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，但却知道你的人分散在各处搜寻，正好分头闯入他们的网罗里。他们都是心狠手辣偷袭埋伏的专家，其中必定有精明狠毒的无情杀手，你的人……”

姜秋华脸色泛青，发出尖锐震耳的示警信号。

“那一大群人，也对魔女大感兴趣，但真正对魔女感兴趣的人是他们几位前辈。”丘星河向侧方不远处的屋角一指：

“如果有机会，他们对你更感兴趣。”

从屋角闪出的四个人，是扮成村夫的疯丐尹非四位怪杰，悠闲地在三十步外的屋角走动，无意接近。

四怪杰化了装易了容；不折不扣的穷农夫，只能从用布卷起的隐藏兵刃中，看出他们是武林人而已，无法分辨他们的身分面貌。

“他们是谁？”姜秋华惊觉地问。

“无可奉告。”

屋角右侧，是一条小巷口，四个姜家的男女，正焦急地从小巷奔出。

他们是听到紧急召集信号赶来的，只看到广场中的主人与丘星河，忽略了其他的征候，急切地奔出与主人会合。

四怪杰似乎早就料到有人从小巷奔出，不约而同闪出堵住了巷口，一声长笑作信号，四手齐伸，掌吐狂猛风雷，随即鱼贯冲入小巷。

“该死的鼠辈……”姜秋华厉叫，向巷口冲去，要抢救她的四男女随从。

丘星河也一声长笑，速度快了一倍，身形一晃，笑声未落，便已劈面拦住了。

双方心中早有准备，早已神功默运，同时各展行动，便已明白这是全力相搏的先兆。

狂笑与娇叱声中，罡风呼啸，隐雷殷殷，拳掌爪有如万千金蛇乱舞，三丈圆径内走石飞沙，惊心动魄。

这是两人第二次疯狂相搏，掏出了平生所学。

四周的屋角及房舍的门窗内，可以看到隐约的人影。

两个小侍女紧张地戒备，不知所措。

四位老怪杰不见了，拖走了姜秋华的四个半死男女随从。

片刻，又片刻，疯狂缠斗的两个人，终于第一次分开了。

这种贴身的疯狂拼搏极耗真力，极为凶险，每一记打击皆劲道落实，以雷霆万钧的威力击破对方的护体神功，出招封招之快无与伦比，谁禁受不起谁就注定是输家，谁也不敢不全力以赴。

两人在一声狂猛气爆声中倏然分开，各冲出丈外勉强稳下马步。

这次，丘星河保全了衣裤，上次他的衣裤遭了殃，肉帛相见，狼狈万分。

姜秋华的衣裙也完整，上次几乎成了裸体美人。

两人都大汗如雨，喘息声隐约可闻。

“我必定杀你！”姜秋华铁青着脸拔剑，语气冷厉有如誓言：“我不想和你比蛮力！”

显然，她有点后劲不继，女人与男人贴身相搏比劲比力，先天受到限制，胜算有限。

“你比我估计的修为程度高得多，可不敢赤手空拳和你的剑玩命。”丘星河也沉静地拔剑，他一直就把这个心中喜爱的女人看成劲敌：“你永远杀不了我，而且你永远也爬不上威震天下的江湖女霸主宝座。”

尽管他把姜秋华看成劲敌，相搏时却又无法下杀手，每一次交手拼搏，他都倍感吃力，险象横生。

用剑交手，凶险倍增。

“我一定可以杀死你！”姜秋华杀气腾腾挺剑逼进：“你不

该逼我用剑杀你的。”

“我知道你的剑术不怎么样，但以魔罡御剑可以弥补剑术的不足，对我的威胁相当严重，幸好严重的程度我承受得了，你绝对杀不死我。”

“你说什么魔罡？”姜秋华惊问。

“我说错了吗？”

“你知道什么叫魔罡？”

“非正宗的罡气，都可以称外道，外道就是魔，我说错了吗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等你的剑伸出，用魔罡催动，锋尖迸射出的黑色剑气阴冷如万载玄冰，就可以证明我并没胡说八道了。”

“似乎你真的知道我一些秘密，难怪我一直处于下风，看来，我非杀掉你不可了！”

“你说过多次了，再多说千万次，你仍然杀不了我。我不杀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”丘星河徐徐升剑立下门户：“一旦这点喜欢消失，你将会发现今后的日子十分难过。”

右方彩影乍现，绛宫魔女一闪即至，手中剑闪亮耀目，三支剑成三角形遥遥相对。

“给我同等地位合作，我助你联手毙了他永除威胁。”魔女向姜秋华沉声说：“如果你仍然把我看作眼中钉，坚持在主从地位先决条件下合作，那么，我就是你最可怕的死敌。怎样？我等你一句话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姜秋华意动。

绛宫魔女争取与无俦秀士公平合作，起初无俦秀士不加

理睬，最后口气渐软。但姜秋华则反对的态度十分坚决，曾经愤然向魔女袭击，魔女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改向妙笔生花下工夫，没想到委屈求全仍然失败，妙笔生花毫不重视她的实力和合作的诚意。

小巷口大踏步出来了一个雄伟威猛的中年人，手中剑隐隐发出虎啸龙吟。

这人一现身，那股慑人的气势凌厉无匹，似乎他那双神光炯炯的虎目注视下，胆气不够的人真会魂飞胆落。

流露在外的霸气，就具有天生赢家的威严，与震慑人心的无穷魔力。

所有的目光，皆被这人所吸引。

丘星河不认识这个人，却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“是一个够份量的劲敌。”他心中暗叫。

姜秋华也不认识这个人，凤目中涌起强烈的警戒神情。

绛宫魔女的神色，也显然对这人陌生。

可能三人都在想：这人是谁的同伴？

这人占住了另一方，形成四方对峙形态，慑人的眼神，凌厉地瞥了三人一眼。

“绛宫魔女，难道你还没看出，这里没有人喜欢你吗？”这人声如洪钟，找上了魔女，威风凛凛中，居然流露出风趣的口吻：“老夫找你，咱们到一边亲近亲近，不要在这里讨人嫌，让他们两人专心料理他们的债务，你要加入就不上道了。”

“你是谁？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！”绛宫魔女凤目带煞，用愤怒来抗拒对方慑人的气势：“本宫主不知道你是老几，为何找我？”

丘星河恍然，这人是潜伏在集内一群高手的首领。

他人孤势单，被妙笔生花逃掉，又无法在偌大的村集中搜寻杨姑娘，油然生出向人求助的念头。

料定周府的人，曾召集得力的爪牙重返鸿沟集，因此他明里大摇大摆南奔，却暗中绕道北走府城。

他找到疯丐四位怪杰求助，四位怪杰兴奋地随他南奔，半途就发现接引天师五个人，便暗中跟入鸿沟集。

接着涌来的人愈来愈多，似乎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前来赶集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。

丘星河与四位怪杰不动声色，躲在一处仓房的屋顶，居高临下留意情势的演变，伺机而动。

丘星河知道有一批人散布在各处房舍潜伏，但不知道是何方神圣。

从四位怪杰的神色中，他知道四怪杰知道那些人的来历，而且知道四怪杰对那些入毫无敌意。

这人向魔女叫阵，他有点恍然，猜想这人是有意站在他这一边的，难怪四怪杰对那些入没怀敌意，这人很可能是天南镖局的助拳人。

他曾经要求疯丐通知黑白两道的人，揭发无俦秀士的阴谋。

凭四怪杰的名望，与他的声望，黑白两道的人居然毫不怀疑地公然展开行动，掀起了狂风暴雨。

白道人士帮助他，是情理中事。

“先别问老夫是谁，总之，老夫有一千个找你的理由。”这人脸上涌起无边杀气，剑上升指向魔女：“把你的搜魂妖法看

家本领掏出来吧！老夫给你全力施展的机会，让你死得瞑目！”

“老匹夫你配说这种话……”

这人用行动来证明配说这种话，冷哼一声，左手反掌向外一拂，风雷随掌而发。

双方相距丈五六，这一拂应该毫无作用。

绛宫魔女一听风雷声有异，吃了一惊，想躲闪已来不及了，百忙中抬左手护住面门，神功内聚自保。

劲道挟风雷而至，魔女踉跄急退三步，裙袂飘扬如在狂风中站立，花容变色傲态一扫而空。

“老夫配是不配？”这人沉声问。

反掌一拂，能有多大劲道？

这人所发的劲道浑雄无匹，掌一动风雷声随发，可伤人于丈外，连自以为武功道术皆罕逢敌手的魔女，也被震退了三步，假使护体神功的火候不足，很可能被震飞。

绛宫魔女立即反击回敬，发出一声直撼心脉的叱喝，以十成劲道发出荡魄魔音，要一举震腐对方的脑髓，音波形成柱锥，向对方的脑门汇聚。

这人张开了大嘴，呼出一口大气，左掌在眼前徐徐晃动两次，最后哈哈两声怪笑，升剑待发。

再一声叱喝，魔女不死心再次用荡魄魔音攻击。

“不要浪费精力了，柳姑娘。”丘星河好言相劝：“就算这位前辈不行功相抗，你也撼动不了他。你的内功火候，距纯青之期遥之又遥，御发时三衰四竭，你已经连发两次，再发一次你将连举剑的力道都没有了，拼内功，你输定了。”

他对魔女仍有三两分好感，真不希望魔女精力衰竭任人

宰割。“哼！你自顾不暇呢？”姜秋华怒叫。

美丽骄傲的女人，性情的变幻也与众不同，说变就变，喜怒令人难测。

随着叫声身动剑发，一招飞星逐月急似雷霆，发起猝然的猛袭，身剑合一像是幻电火流光。

剑尖前，尺长的凝聚剑气像是墨柱，剑身幻发的五彩光华耀目生花。

久凝神功骤然爆发，猛烈的程度可想而知，全力以赴志在必得，这一招真有石破天惊的威力。

丘星河一声长笑，向下一挫，蓦地风生八步，形影倏然隐没。

长笑声仍在，声源倏忽远去。

闻声而不见其影，正是传说中的遁术。

姜秋华一剑落空，哼了一声，身形疾转，裙袂飘扬，旋风乍起，身形也倏然隐没。

丘星河出现在祠前的门阶上，向下走，一脚踏落在最下一阶，蓦地剑涌万道电虹。

狂风掠到，姜秋华的身影幻现，剑上的黑气与五彩光华已难分辨，只看到漫天彻地霞光流转。

电虹与霞光纠缠片刻，似已凝合为一体，三丈内走石飞沙，剑气的撕裂声惊心动魄。

最后，传出一连串铿锵的金铁交鸣，可知双剑已开始从拼技巧转变为快速接触，也表示双方的精力损耗得差不多了，无法避免兵刃碰撞啦！

四面八方的房舍内，都有人向外窥探，被两人不可思议